

郁達夫傳奇：

大師與校花（六）

● 戚宜君（本誌特約撰述）

漫天風雨聽鷄鳴

郁達夫與王映霞携子郁飛，是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達新加坡的，至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日王映霞隻身離開，總計他們夫婦在新加坡共同生活了一年半有餘。

他們是在婚姻幾乎瀕臨瓦解的邊緣，企圖以嶄新而陌生的環境，來療治愛情的創傷，彌補情感裂痕，因此初到南洋時，表面上相敬如賓，夫唱婦隨，儘管他們的家庭糾紛，在國內已經鬧得滿城風雨，南洋一帶雖然略有所聞，如今眼見他們夫妻和樂的樣子，以為夫妻爭吵，乃係常事，所以在詩詞唱和之際，友人們多致祝福之意。郁達夫作了一首詩，敘述碧眷南來的心情云：

生同小草思酬國，志切狂夫敢憶家；
張祿有心逃魏辱，文姬無奈咽胡笳。
寧辜宋里東隣意，忍棄吳王舊苑花；
不欲金盆收覆水，為誰憔悴客天涯。
據李冰人的一段敘述云：「王映霞女士的美名，早已在『日記九種』發表後便知道了，這次會面使我覺得她修短合度，雍容華貴，更有甚於

所聞，『映霞』兩字，的確是名符其實的美麗寫照。那時他倆的情感雖瀕破裂邊緣，但表面上兩人仍好像相敬如賓，異常親蜜，出入相隨，何等令人羨慕。」因此在和詩中，便極盡祝福之意云：

富春江上神仙侶，雲彩光中處士家；
十載心香曾結象，少陵詩筆動悲笳。
鸞箋應畫雙飛燕，血淚偏澆並蒂花；
留得千秋佳話在，一杯同祝愛無涯。
郁達夫的「毀家詩紀」在大風旬刊發表以後

，王映霞亦接二連三的撰文加以反駁及回應，於是這一對夫妻的互相攻訐，遂成爲南洋地區文化人談論的焦點；一般人都希望他們祇不過是吵吵鬧鬧罷了，夫妻總歸還是夫妻嘛！所以李鐵民在依韻奉和的詩中，就殷殷致意云：

海上良緣說淑嘉，分持彩筆各名家；
春風未瘦梅花貌，閨閣漫吹通地笳。
回首應難忘初戀，寄情未必是煙花；
纏綿但看鴛鴦侶，相愛相憐水一涯。

爲了情感的糾紛，郁達夫已經失去了往日的瀟灑丰采，蓬髮垢面，面容憔悴，時常謂朋友道

：「縱然盡傾錢塘江水，奇羞亦難洗。」因之，在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雜文裏，便不知不覺的要把心中的恨事渲洩出來；至於吟詩填詞，更是經常把心中的鬱悶當作主題，盡情的予以暴露心底的隱痛，然而朋友們仍然好心的加以譬解，像是一泓依韻奉和的詩句就云：

小劫神仙亦可嗟，最難毀家又成家；
愁邊詩酒皆新淚，夢裏關河有亂笳。
看到波生方愛水，折來刺在更憐花；
何嘗一笑望前事，重結鴛鴦寄海涯。

當時會有人在南洋週刊上撰文，罵郁達夫懦弱、落伍。郁達夫公開答辯，一點火氣都沒有，祇說自己勉強稱得上是一個作家，却不是一個英勇的戰士。

王映霞的美艷，使得一般人都非常羨慕郁達夫是得天獨厚，獲得這般的如花美眷；而王映霞的文筆清麗，更使得一般愛好文藝的人稱讚不已。文友們經常可以看到他們夫婦同進同出時，王映霞投注在郁達夫身上那種關切、愛戀及欣賞的眼神，甚至還時而替丈夫整理頭髮及衣衫的動作，咸認這不就是「梁鴻孟光」的翻版麼？萬萬想

不到他們竟是一對怨偶呢！胡浪漫的依韻和詩就云：

文壇久已擅風華，詠絮多才做大家；東壁圖書傷劫火，故園風雨亂胡笳。綺窗休展陰符課，心地淺開智慧花；漫道詩人慣飄泊，紅妝相伴到天涯。

男女情感的變化，原非局外人所能理解，郁達夫家庭的變故，顯係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。千不該萬不該在他們杭州的風雨茅廬建成以後，郁達夫不在家裏享受紅袖添香伴讀之樂，却一個人千里迢迢的跑到福州去當什麼參議，把一朵鮮花盛開正妍的王映霞留在杭州，於是他們之間的愛情悲劇便開始啓幕上演了。

這種狀況，緋燕女士最能真切的體會，因而在她依韻奉和郁達夫的詩句中便云：

流傳佳句競籠紗，海內文風樹一家；有限光陰疑蝶夢，無邊春色落胡笳。同林窈比鴛鴦侶，別路愁添杜宇花；漫向星洲營生境，岳墳惆悵隔天涯。

郁達夫嘗言：「偶吟俚句，南洋詩人，和者如雲。」對於這些朋友們的雅意，郁達夫自然是十分感激的。其中有一位會夢華者，胖嘟嘟的身材，長時不穿外衣，蓬頭散髮，滿面油光，穿一雙笨重的大皮鞋，大大的對上了郁達夫的習性，尤其會夢華的詩句中有「狂來說劍醉聞鶯」，頗爲郁達夫所激賞，在相晤兩次後便成了莫逆之交。

經常看到兩個蓬首敝衫大汗淋漓的人，坐在椰樹下的路邊攤上，一碟瀉鷄屁股，一碟醬猪耳

朶，在蚊蟲紛飛的電燈下，郁達夫與會夢華你一杯我一杯，直飲到明月西斜，兀自對坐發呆。

郁達夫搖頭晃腦，鼻孔裏哼哼有聲，俄而曼聲朗吟，兩行熱淚淌下了面頰，繼而向伙計要了一張擦拭碗筷的草紙，就着矮桌寫道：

不合携家事遠征，漫天風雨聽鷄鳴；南行幾斷杯中物，此夕何妨盪酒傾。

「毀家詩紀」在香港大風旬刊發表以後，郁達夫的心情十分矛盾，一方面是激昂慷慨的要「毀家」，並以「詩紀」的方式公諸於世，一方面却並沒有「毀家」的決心，以爲文字歸文字，事實歸事實，寫過了、說過了，也就算了，然而王映霞却不肯善罷干休，這種心情可以從郁達夫另外的一首詩裏，窺見一些兒蛛絲馬跡。詩云：

歸去西湖夢裏家，衣冠憔悴滯天涯；沈園可有春消息，憶煞橋邊野草花。縱移團扇面難遮，曳尾塗中計尚賒；新得天隨消遣法，青泥梳剔濯蓮花。

「毀家詩紀」中的詩詞和註解，把王映霞不守婦道的罪名赤裸裸的公諸於世，使國內國外的人都能從白紙黑字中，清楚的認定王映霞是一個紅杏出牆的蕩婦淫娃兒。在郁達夫來說是「奇羞難洗亦難遮」，對王映霞而言更是「有何臉面與人相見」，因此雙方正式的撕破了臉孔，文字攻訐、當面爭辯、分居冷戰、朋友規勸，經過了一年的折騰，終於還是宣告分離了。

論者以爲郁達夫似乎有一種自虐狂的傾向，在他的筆下經常把自己的病態思想、狂悖行徑、怯懦心情及卑陋作爲，毫不掩飾的暴露出來，從

而獲得了讀者的同情與憐惜，同時也使得一般人對他塑造了一個頹廢派和色情狂的印象。

這種自虐式的暴露用在自己身上，倒還不至於引起太大的惡劣後果，但是一旦用到妻子王映霞的身上，就非要自食口無遮攔、信筆亂寫的可怕後果了。王映霞不但拼命予以駁斥及反擊，還不顧一切的真的把他們的「家」給毀了，甚至連親生孩子也不要，女人家到了這種地步，其傷心的程度與無可挽回的決心，便不言而喻了。

王映霞離開新加坡以後，對郁達夫的心頭造成了極大的創傷，在與兒子郁飛時而會不經心的提到往昔三人在一塊兒的歡樂情景，出口以後兩人都楞在那裏，許久許久尚不能恢復平靜，郁達夫曾有懷念王映霞的詩云：

大堤楊柳記依依，此去離多會自稀；秋雨茂陵人獨宿，凱風棘野雉雙飛。縱無七子為哀社，尚有三春各戀暉；愁聽燈前兒輩語，阿娘真箇幾時歸？

郁達夫傷透了王映霞的心，還期望她能幡然改圖，舊地重回他的懷抱，不啻是癡人說夢，足見郁達夫是太過天真，而且也幼稚得可笑。

還是那句老話：郁達夫不但是個大男人主義者，而且是日本式的高壓連帶禁錮，把妻子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財產，隨丈夫高興，可以親吻、可以發洩慾念、可以打罵、也可以呼之來喝之去，在文字上敷落一番自己女人的不是，又算得了什麼呢。

如果換了是孫奎，那就可能對丈夫加諸於她的侮辱式的暴露不聞不問，你寫你的，反正也不

會少掉我一根汗毛，懶得去管它！但是王映霞却完全不同，她不僅是有知識的新女性，而且是擅長交際的名女人，除了法定的丈夫與傳統的家庭生活而外，她還有廣大的生活圈子與社交對象，弄得她名譽掃地，簡直就是扼殺了她在家庭之外的社交生命，可就非要誓死反抗不可了。

王映霞回國以後，郁達夫則真正感到自己的莽撞與失策，然而已經是後悔莫及了。自己鑄成了大錯，也只好由自己用孤寂與哀傷來慢慢的償還了。中秋之夜，面對中天明月，感慨而作詩以寄懷云：

三湘刁斗愛淒清，舉目中秋月正明；
索向深宵人寄感，傾杯坐對客多情。
每懷舊雨天涯隔，尚有疑雲海上生；
圓缺竟何關世事，江流不斷咽悲聲。

郁達夫與年甫十二歲的郁飛相依為命，郁飛有一次感冒發燒，胃口不開，很想吃家鄉的枇杷，新加坡是熱帶島嶼，盡多各色各樣的水果，就是沒有溫帶出產的枇杷，郁達夫却跑遍了新加坡的大街小巷，才買來了兩隻枇杷罐頭。

王映霞離去後，星洲日報的同事們，爲了同情郁達夫的遭遇，並有意解除他的寂寞與傷感，時常男男女女的一大堆人去找他聊天，或拉他到「名女人」梁氏三姊妹家裏去吃上海菜，再不然就是有朋友找他進舞廳、搓麻將、找女人，生活過得十分靡爛。

芝青女士稱郁達夫是一個悲劇人物，不祇是頭腦舊，就是平日舉動也像極了舊式的潦倒文人。他身材不高，面龐清癯，細長的眼睛，較大的

鼻子，一頭亂髮，雖然貌不動人，却有一種靈秀之氣。他生平好酒、好煙、好賭、好遊名山大川、好白皙肥腴的女人。有時出入煙窟娼寮，亦毫無顧忌。一旦有了錢，好買書，好請客。又時常衣履不整，出入茶樓酒家。一杯在手，即咿咿唔唔，搖首長吟。有時牢騷抑鬱，當場痛哭流涕，這一切是同時代文人所少有的，他却樣樣俱全。

其次，他爲人坦白得有點近乎天真，不但把自己窮愁荒唐的事情，全部形之筆墨，甚至揭露自己的隱私，公之於大眾，也全不在意。有人問王映霞：「戀愛的滋味怎樣？」

「戀愛的滋味醜極了！」王映霞搖搖頭說：「男人都是自私的，他們自身可以儘量的浪漫，而女人們最好束縛得不要動一動！」

再追問：「你和郁達夫究竟是他負了你呢？還是你負了他呢？」

王映霞沒有作正面的答覆，沈吟了一下幽默的說：「他有一張照片在我這裏，兩邊是一對姐妹花的紅舞女，郁達夫就在中間左擁右抱，唉！不說也罷！」

郁達夫與王映霞在新加坡的家佈置得很簡單，甚至於近乎簡陋。客廳裏幾件藤製的傢俱，其他別無裝飾。書房裏沒有樹架，書本雜誌亂七八糟的堆滿一地。起初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，用一個牛奶箱，上面放一塊木板，就權充寫字枱了。朋友們來書房裏談話，就坐在書堆上，後來總算弄到一張書桌，牛奶箱就成了他的凳子。

王映霞在新加坡已無復杭州時期的活躍，祇是在家裏主持家務，請來的佣人只管洗熨和打掃

，她自己則上菜場兼司廚，經常爲郁達夫燒些他愛吃的醋溜魚、紅燒豬蹄、黃芽白炒肉絲等上海美餚。

郁飛住校，郁達夫又一天到晚到處交際應酬，王映霞覺得太無聊，不免時常向老公喃喃，郁達夫却對她說：「你如果覺得太空閒，不會去找些白米來數數？」你們聽聽這是什麼話，有時更當着熟人面前，出言不遜，絲毫不給王映霞留一些兒顏面，於是口角勃谿就不斷的上演。郁達夫經常對人說王映霞是十三點，只會要錢。王映霞則說郁達夫是老狐狸，說話不算數。

郁達夫發表「毀家詩紀」，可能不是存心要露王映霞的醜，而是想藉此揭發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的惡迹，從他言明不要稿費，祇是要求將出版的大風旬刊分寄有關要人，就可以看出他最初的矛頭是對準許紹棣的。等到雜誌出版以後，王映霞反應之激烈，出乎了郁達夫意料之外，除了大力爲自己辯白以外，主要是拼命的數落郁達夫的不是，用潑辣的詞鋒，簡直把郁達夫罵得體無完膚。郁達夫真是「偷鷄不着蝕把米」，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，結果奇羞難洗，蒙冤未申，自己却先毀了家，這也是郁達夫做人太過天真，處事不知輕重的例子。

平心而論，前一段王映霞不守婦道，確有對不起郁達夫之處；可是來新加坡以後，郁達夫可說是佔盡了上風，處處予王映霞以難堪，甚至自食其既往不咎的諾言，外揚家醜，使得王映霞無地自容，不得不下堂求去，却是怪不得王映霞的。

王映霞隻身返國之時，還特地煮了一鍋郁達夫喜歡吃的紅燒豬蹄，臨行時還折回廚房，揭開鍋蓋看看煮爛了沒有，看來十二年的夫妻情感，並不是那樣容易一筆抹煞的啊！

豔壓羣芳爭上游

王映霞是一個美麗而又倔強的女人，在所有關於她的記載中，不會有她掉過眼淚的紀錄；但是當她獨自一人拎着行囊登上輪船返國時，却掉了下哀悽的熱淚。

一個漂亮的女人却踽踽獨行，場面的淒清已經使她黯然神傷，及至同艙的一個婦女不經意的問道：「你怎麼沒有人來送你，只有一個人麼？」王映霞「哦」了一聲，眼淚便奪眶而出。心想：「自己是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，何以竟會落到這般光景呢？」

記得前幾天她把僅剩的二十幾塊錢還給郁達夫的時候，那位好心的廣東籍傭人就會說：「太太呀！你就這樣回唐山去了麼？如果是我的話，一定要向他算回這十二年的損失和工資，你太不中用了，爲什麼要那樣便宜他？」當時王映霞只是苦笑了一下，而今想起她說的話也不無道理啊！

王映霞淚眼模糊的站在甲板上，望着她所搭乘的郵輪，緩緩的離開了新加坡，心中有仇也有恨，一轉眼這些仇和恨又都隨着新加坡的陸地消逝在海天蒼茫中了。

海行七日六夜，王映霞一路暈眩到了香港，彷彿生了一場大病；到了香港，隨即豁然而癒，

頓感一陣輕鬆。友人看到王映霞，完全沒有打扮，眼神已失光彩，面部輪廓也已見有皺紋，給人一種美人遲暮之感；其實她此時祇不過是三十三歲而已，長時間的憤懣與悵鬱，加上一週來的海上顛簸，使得她暫時失去了往日的華彩而已。

在香港將息了個把月的時間，經過友人的安排，乘飛機抵達陪都重慶時，已是民國二十九年的初秋季節了。

昔日的同窗好友劉懷瑜在珊瑚壩機場探候，看到的王映霞又恢復了往日的明艷，她們抱在一起，回首往事，恍如一場噩夢；旋即驅車至白沙鄉間與劉懷瑜同住江濱，居室之四周茂林修竹，清晨薄暮，漫步於松間竹影裏，靜靜的療養她心靈的傷痕。

原籍浙江安吉的劉懷瑜女士，好學能文，爲人沉靜而有見地，隨夫避亂入川後執教於白沙，王映霞租屋近在咫尺，朝夕時相過從，每每談論詩文，盱衡時局，對王映霞多所啓導及慰藉，簡直就是一位密友兼良師，王映霞感而有詩云：

携手夕陽看瀑時，遠山如蠶草如絲；
難忘並坐溪頭石，暮靄沉沉共論詩。

回憶十五年前，王映霞與劉懷瑜一同在杭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，兩人已經情同姊妹。每遇暇日，輒買舟一葉，同浮沉於湖光山色間，天真爛漫，尚不解愁恨爲何物，如今事隔多年，又於他鄉重逢，偶談舊事，不禁爲之唏噓久之，於是又有詩云：

十五年前憶舊游，湖光山色兩悠悠；
未知世亂年荒後，景物依然爲我留？

當時王映霞和劉懷瑜一同執教於白沙的一所抗屬學校，學生們的父兄全都是在前方作戰的軍人，每與學生們的母姊談及刻在前方作戰的父兄，不禁爲之肅然起敬；憶及父兄們揮淚開拔時，常常淚隨言下，王映霞亦爲之心酸不已，乃作五古詩云：

中宵動員令，嚴重搖乾坤；
征婦爲征夫，珍重調餐飧。
醪酥酌滿盞，鷄豚堆大盤；
勸君盡此杯，鐵騎壯馳奔。
征夫舉杯言，淚照杯中痕；
感卿憐惜意，聽我爲卿論；
古人惜離別，黯然賦招魂。
況復赴征場，日與鬼爲鄰；
結褵十餘載，形影隨宵昏。
共育小兒女，偏勞卿精神；
鄉關永晨夕，戍地雪冬春。
卿當愛韶華，我當劓陰焮；
豈不懲家室，誓與酬國恩。
暴寇不滅殄，道義莫能伸；
行聽凱旋還，用以安兆民。

王映霞受了郁達夫十二年的薰陶，耳濡目染，在文字的駕馭上也具見功力，加以擺脫了家庭的絆繫，一變又成爲一個單身女郎，好整以暇的重溫她少女時代的舊夢，動輒吟詩填詞，此刻與征屬交往既多，遂感染了一份熱烈的愛國情緒。她的母親聽說她已返國，頻頻以書促歸，王映霞心想與其返回浙江故鄉，一則山川阻隔，戰火處

處，難以成行，再則故鄉已成敵人鐵蹄踐踏的所在，不若留在人文薈萃的戰時首都為佳，因此便以抗戰未了，不忍坐享天倫之樂來搪塞母親，也曾有詩記述當時的心境云：

大江東去路茫茫，愛國思親淚兩行；
烽火中原何日息，天涯遊子早還鄉。

王映霞在白沙鄉間住了兩個多月，經由友人介紹，進入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的科員，設在重慶公園內的外交部，出出入入都是些口操外語的時髦人物，王映霞心想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雖然處處以簡樸為時尚，然而外交部是辦理洋務的機關，還是頗為考究衣著及派頭的，因之第一天上班便刻意打扮了一番。高挑而豐腴的身材，穿上了一襲凹凸有緻的花色旗袍，足登黑色高跟鞋，白皙的皓腕與玉腿，五官如畫的鵝蛋臉，當她婀娜多姿的走進辦公室時，頓時吸引了不少艷羨的目光，都說外交部內新添了一位杭州美人，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久之後王映霞的美艷，竟然傳遍了重慶山城。

爾後，一些人有事沒事便想盡了方法，到文書科去和王映霞接觸；有些人實在找不到任何理由親近佳人，索性假裝閒逛公園，便在花叢柳護中鵲候伊人驚鴻一瞥的來去；說起來實在好笑，從而也足證王映霞名氣之大與魅力之足了。

由於王映霞的態度大方，談吐高雅，很快的便結識一批新的朋友，往日故舊在重慶的反而鮮少往來，按照她的想法是：業已年逾三十，風光的年華已經所剩無幾了，必須加緊把握，再也不容稍事蹉跎了。一定要振作起來，努力向前衝刺

，後半生的幸福，就要看自己如何努力了。

王映霞白天在外交部裏工作，經常看到她滿面春風的款擺柳腰，來往於各個辦公室之間，原本應該是抄抄寫寫的案牘工作，但却風頭十足的擔任了許多協調與連絡性的業務，一般人都尊稱她為「王秘書」，不明就裏的人反而不知道她究竟擔任任何種職務呢！

到了夜晚，王映霞便窩在外交部的宿舍中，她有意要使別人覺得她是與眾不同的淑女，寧可把自己拘束得像是一個修道院中的小孤女一樣，也不肯輕易答應同事們的邀約出外閒逛，她要「待價而沽」，豈肯輕易固定了身價，從此一角度看來，王映霞又是一個十分有心機的女人啊！

飽經滄桑之後，她擁有的「資本」已經不允許她再事浪擲了，多少用點心機，也是時勢所迫，因此在不久之後，她便認識了一些較為高層的人物，像是擔任過駐美大使的王正廷夫婦，擔任過駐俄公使的朱紹陽夫婦，四明銀行的董事長吳啓鼎，並認上海聞人王曉籟為乾爹；回到重慶前夜才不過半年光景，王映霞經由自己努力，已經躋身於上層社會的交際圈子了。

重勾脂粉作新娘

民國三十年秋天，抗戰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，全民一致奮起，日本「三月亡華」的迷夢早已被擊得粉碎，陷入在華的苦戰中，中國的大後方人人奮勵，士氣昂揚。當黃葉紛飛的時節，風傳王正廷要為王映霞介紹一個對象，聽說是他任職中國大學校長時期的得意門生，正擔任三北輪船

公司重慶分公司的經理，身材魁梧，一表人才，寧波人，還是王映霞的同鄉呢！

這個人名叫鍾賢道，為人規規矩矩，誠實可靠，有人來探詢王映霞的口氣，王映霞心想：「人生苦短，必須及時把握機會，時光悠悠，轉瞬已是三十四歲的人了，若再拒人於千里之外，等到四十歲一過，怕不就要人老珠黃了啊！繼而又想着：「自從家事鬧成這個樣子，好不容易才脫了身，如今是個自由自在的單身女人，然而畢竟是殘花敗柳之身，人家如何給她『定位』，自己又如何來面對新的丈夫，一時之間都是很大的問題，如果表現得過份熱衷，反而會予人以笑柄，而且也降低了半年多來故作矜持所培養出來的淑女風範。」因此祇是淡淡的笑了笑，沒有熱切的回應，也沒有拒絕的意思。

於是，有一天一張由王正廷署名的請帖，送到了王映霞的辦公桌上，指名以她為主客，務請撥冗移玉；王映霞自然是沒有拒絕的道理，經過再三的心理準備與仔細打扮，遂在內心興奮莫名，外表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赴約了。

當晚在座作陪的有朱紹陽夫婦，及王映霞在外交部工作的頂頭上司——文書科長葉耀章，另外還有一個人，衣冠楚楚，斯文一脈，十分拘謹，笑容可掬，王映霞心想：「這個人大約就是鍾賢道了吧！」

王正廷夫人先是拉着王映霞的手，親熱異常的小語了一陣子，旋即為她介紹了鍾賢道，說他是王大使擔任北平中國大學校長時最欣賞的學生，又說他是浙江寧波人，異鄉相遇也屬難得，而

且雙方年齡相差無幾，鍾君尚未結婚，你們可以多多交往交往。

王正廷哈哈大笑道：「至於雙方的個性、愛好等等，讓他們自己去慢慢瞭解吧！不必我們來包辦了！」說罷又是一陣哈哈大笑，在座的人都笑得十分開心。

朱紹陽也笑着說：「你們這個介紹人嘛！算是已經達成了任務，反正一個是杭州小姐，一個是寧波先生，家鄉近在咫尺，彼此的言語應該是聽得懂的啊！剩下來的就讓他們自己去溝通吧！」

自從這次介紹聚會以後，鍾賢道便經常到外交部去找王映霞，有時約她到公園走走，有時僅在會客室裏坐坐，王映霞始終表現得非常禮貌而略帶生疏的意味；原因是王映霞要平復她婚姻破裂的慘痛心情，更重要的是她要用較長的時間，來擺脫她是郁達夫的棄婦的那種印象。

再說，男人們都有一種「重難而輕易」的習性，如果表現得過份熱絡，不止是自貶身價，而且對鍾賢道的實質狀況，還沒有能够深切的把握呢！她要小心翼翼的步步為營，穩紮穩打的不容再有任何差池。

鍾賢道多次嘖嘖的解說自己的身世，說他父母早故，飽經坎坷，苦學自立，不敢稍有隕越；初時爲了埋頭苦讀，後來努力工作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始終沒有遇到適合的對象，婚姻問題遂蹉跎了下來。

半年下來，他們談理想、談詩文、談時局、談未來的計劃，彼此逐漸密切了起來，交往及所到之處便也逐漸擴大了起來。

重慶是抗戰的司令塔，從地形上看，長江自西南來，嘉陵江自西北來，市區就在二水之間，形成一個狹長的半島，除了西方浮圖關一條陸上通路以外，三面臨江，從空中鳥瞰，像是一個大「巴」字，故俗諺有云：「天生的重慶，鐵打的瀘州。」市區依山建築，房屋鱗次櫛比，高低相接，入夜則萬家燈火，五光十色，上接繁星皓月，蔚爲奇觀。

王映霞在鍾賢道的邀約下，足跡逐漸延伸到山城的各處地區，到過南岸的海棠溪，范莊、禮園、真武山等山清水秀、風景宜人的風景區，也到過以溫泉聞名的別墅區北碚。有一次他們往遊浮圖關的夜雨寺，恰值細雨迷濛，鍾賢道竟然吟出前人的詩句云：

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；
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却話巴山夜雨時。

王映霞頗爲欣賞鍾賢道的風趣，不免使她對這個人又增加了幾分好感。他們也曾雙雙前往年前日機瘋狂轟炸，成爲一片瓦礫的都郵街一帶憑弔，在唏噓感嘆中，彼此的內心，又有了微妙的契合。

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凌晨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於焉爆發，英、美對日宣戰，中國軍隊入緬作戰，第三次長沙會戰打得十分慘烈，然而中國的抗戰已不再是孤軍奮戰了，勝利的曙光已經展現，全國軍民同胞在艱難彌厲，心頭都充滿了蓬勃的希望。

王映霞對鍾賢道已經有了充份的認識，她試探着詢問對方對於自己究竟知道多少？也許是鍾

賢道老於世故，故意不去撩撥王映霞的傷心事，結論居然是「所知有限」，鍾賢道還十分謙遜的說：「我是一個粗俗的商業界的小人物，對於你們這些文化人知道得不多啊！」

雖然如此，王映霞覺得彼此既然要進一步的交往下去，必須開誠相見，於是便主動的一五一十把她與郁達夫的戀愛、結婚、逃難、遠走南洋以至於終告分離，前前後後都敘述得一清二楚，當然其間也摻雜了不少主觀的成份，對於郁達夫指責她「紅杏出牆」的事實，也儘量予以辯白。

鍾賢道告訴王映霞說：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！人生幾何？何苦老是深陷在往日的泥淖，而倍受煎熬呢？讓我們共同攜手，來開創美好的明天吧！」

這正是王映霞要聽的話語，雙方既已相當瞭解，心裏的疙瘩也已去掉，於是王映霞便接受了鍾賢道的求婚，在他們相識半年多以後，也就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八日，重慶山城在春霧瀰漫中，於嘉陵賓館舉行了訂婚儀式。

緊接着便是積極籌備結婚典禮，「結婚啓事」也分別在重慶的中央日報、香港的星島日報與浙江金華的東南日報陸續刊出，原文是：

「王映霞、鍾賢道結婚啓事：玆承吳啓鼎、朱紹陽先生之介紹，並徵得雙方家長同意，謹詹於三十一年四月四日在渝結婚，特此敬告海內外諸親友。」

奇怪的是這一則結婚啓事，女的竟然排在男的前面，可見當時王映霞的名氣是要比鍾賢道大了許多的啊！而且大張旗鼓的在香港及浙江的

報紙上分別刊登啓事，目的便是要讓海外及浙江家鄉的人，都知道王映霞已經再度結婚了。

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四日，王映霞與鍾賢道在重慶百齡餐廳舉行隆重的結婚典禮，花籃一直從禮堂排列到大門口，道賀的賓客使得道路爲之壅塞；中國製片廠的技術人員，打亮了燈光，不停的在錄影，裝滿電燈泡的大喜字，掛在禮堂正中的牆壁上閃閃發光。

樂隊奏出結婚進行曲，王映霞穿着鮮紅的旗袍，打扮得艷麗奪目，像天仙下凡一般，隨着樂聲緩緩步入禮堂，主婚人是商會會長王曉籟，證婚人是王正廷，介紹人是朱紹陽和吳啓鼎，各界來賓多達數百人，這次盛大的婚禮，轟動了整個山城。

在婚禮進行中，有一位來賓竟在簽名簿上，簽下了「郁達夫」三個大字，一時群情訝異，以爲郁達夫真箇專程趕回來參加離婚妻子的婚禮呢！後來才弄清楚是有一位先生受到郁達夫的函託，特地代表他前來觀禮的，算是這次熱鬧的婚禮中一段煞風景的插曲。

王映霞與鍾賢道的婚禮越熱鬧，在南洋一帶流亡的郁達夫便感到越發不是滋味，心頭的悲痛、悽苦與落寞是可想而知的了。施蟄存曾綴王映霞語成詩一首云：

朱唇憔悴玉容暉，說到平生淚漬濡；
早歲延明真快婿，於今方朔是狂夫。
謗書欲玷荆和璧，歸妹難爲合浦珠；
蹀躞御溝歌決絕，山中無意採蘼蕪。
琴絃斷、明鏡破、情緣盡、恩義絕，昔爲生

死伴侶，今成陌路矣！吵也吵了，鬧也鬧了，恨完了，罵够了，前後才不過是一年多的時間，王映霞便由郁太太搖身一變而成了鍾太太，一筆勾銷十二年來的新婚的愛情，重勾脂粉，歡歡喜喜去迎接她嶄新的生命了。

從情感的角度來看，郁達夫就比不上王映霞的乾脆利落，王映霞提得起放得下，郁達夫却婆婆媽媽的仍然深陷於情感的回憶裏，整天酗酒，猛抽香煙，糟蹋自己，麻醉自己，幾乎弄得一蹶不振。王沉亦曾賦詩一首寄慨云：

江南餘子費平章，屠狗論功入士林；
器內薰蕕羞作侶，腹中荆棘負初心。
郵傳檢點鴻泥香，巷陌騷騰怨氣深；
一紙遮遮兒女態，千秋史筆苦沉吟。

王映霞再婚後，立即辭去了外交部的文書工作，一心一意的作她的鍾太太，先前的郁達夫氣量奇小而又妬心奇大，而王映霞則生性好動且熱衷享受，以至於難以協調而告仳離；如今的鍾賢

道溫柔敦厚，個性馴順，而且在潛意識裏還有一些兒高攀的意味，因此對待王映霞格外的縱容；而王映霞飽經滄桑，倦鳥知返，反而一改常態，結束了花蝴蝶一般的活潑絢爛，幾乎是歸真返璞似的變成了一個嫻靜的家庭主婦，她立志要把再婚的家建設成一個愛的天地。一般人都羨慕鍾賢道真是前世癡了好香，獲得如此美滿的伴侶，然而遠在南洋的人們，仍然在冷諷熱嘲的賦詩云：

照座容華絕代人，如何不惜瑣窗春；
已收青雀朝王母，還遣烏龍臥錦茵。
樂鏡終隨楊氏去，沈園傷毀放翁神；
可憐京洛風塵裏，縹緲凌波白練裙。

很快的在結婚十個月後，王映霞便爲鍾賢道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，連續不到兩年又生下了一個酷似王映霞的女兒，一兒一女與父母過着和諧平靜的生活，不敢也不願再去撩撥十二年來多彩多姿，波濤洶湧的那一段舊情了。

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沖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，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